

剝爛蘋果·銳批評文丛

李美皆 著

文学批评的平常心

作家出版社

剝爛蘋果·銳批評文丛

李美皆 / 著

文学批评的平常心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/ 李美皆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1

(剌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)

ISBN 978-7-5063-9586-1

I. ①文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文学评论-文集
IV. ①I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5199 号

文学批评的平常心

作 者: 李美皆

责任编辑: 汉 睿 翟婧婧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30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86-1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李美皆

自由评论家，作家。现居北京。著有评论集《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》、散文随笔集《说吧，女人》、长篇小说《说吧，身体》等。



李美皆

出版前言

2014年10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，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，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。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指出“文脉同国脉相牵，文运同国运相连”，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。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，高屋建瓴，语重心长，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，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，为文艺的发展把脉、定了调、鼓了劲。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，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，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，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，号召批评家要做“剜烂苹果”的工作，“把烂的剜掉，把好的留下来吃”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、战斗性和原则性，营造讲真话、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，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“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，集中展示敢说真话、有力量、有风骨、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。首批推出李建军、洪治纲、陈冲、刘川鄂、杨光祖、牛学智、石华鹏、李美皆、何英、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，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、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。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，敢于

说真话，敢于亮剑发声。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、有争议，不是所有人都认同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，但他们的批评姿态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，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。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，让他们的批评方式、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，并以此积极营造“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”的健康批评生态。

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，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，我们将陆续推出。

作家出版社

2017年5月

目 录

第一辑

- 自传不是华山论剑 / 3
一个奖引起的戏谑与凛然 / 23
因为，你是朱苏进 / 47
如同一个孩子无法遏制炫技的冲动 / 58
节操碎地成花 / 67

第二辑

- 《简·爱》的非女权主义解读 / 83
一只女性主义的蝙蝠之所见所闻所感 / 104
金仁顺“高丽往事”中的女性主义 / 116
林徽因与抗战时期的空军飞行员 / 130
万转千回，爱过之后 / 146
论周涛的反爱情主义 / 158

第三辑

- 关于从维熙的“混沌” / 179
丁玲与沈从文 / 195
那些不能湮没的小历史 / 211
饥饿中的知识分子 / 222
《百合花》的被误读 / 229

丁玲晚年“创作自由”言论之辨析 / 240

第四辑

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/ 251

像无知者无畏的孩子那样说话

——关于《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》的问答 / 254

第一辑





自传不是华山论剑

传记研究界有人提出“事实正义论”的传记伦理主张，即把“事实正义”作为传记的首要原则。因为，如果没有“事实正义”的传记伦理支持，曝光大量人与事的生者传记就会被涉及的人找麻烦，传记文学就只能成为“死人文学”或“歌德文学”。如果不特意要求“死后出版”，自传就是一种生者传记，不仅包含了传主的基本人生事实，而且包含了传主对自己的全部评价。要了解一个人的人格特征，捷径就是去看他的自传。自传不一定提供了最多的事实，但一定体现了最真的人格。这个“真”不单是通过他的自述得到的，更是通过他对外部人生的筛选和心灵真相的隐现——这对于传主人格的反映，也许比事实更有效。我认为，“事实正义”对于自传来说经常是不够充分的，因为，自传的事实是自我化的，如果事实是原材料，传主的主观性就是加诸原材料的盐和糖，所以，关键还要看传主以何种姿态和心态来贯彻其“事实正义”。

人为什么要写自传？普通人的自传，比如《平如美棠》，仅仅因为老人思念去世的妻子，老老实实的普通人的忆念，无可炫，也不想炫，只是芸芸众生的五味杂陈的人生，以温暖打底的没有故事的故事，平淡绵柔的后味让人对自己的一生也起了温柔怀想，泛起眼底的泪。若是名人自传，就不会这么偶然了，而是有某种必然性——奋斗一生，不就是为了最后能有写自传或回忆录的必要和资格吗？有的是盘点，就像财务到了年底要盘账一样，盘的有美，也有丑；有的是炫耀，必须为自己辉煌的一生留下一个精彩的广告，让自己伟大的身影在历史长河中拖得更久一点；有的是发泄，不平气还没出完就老了，一定要在死之前大规模全景式地出一次；有的是说真话，一辈子主动或被动的假话太多，最后满足一下自己说真



话的欲望，为时代敲一敲警钟，追究一下社会责任里的些许个人责任。就我关注的中国作家的自传来看，不乏炫耀录——没有炫不炫的区别，只有隐晦还是赤裸裸地炫的区别。正如卢梭所批评的：“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，名为自述，实为自赞，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，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。”为什么写自传多是在晚年、功成名就、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？因为这时候才有的炫，才有炫的必要。看看这辈子差不多了，就该操心盖棺论定的事了，与其等身后由着别人去做结论，不如自己先做好一个满意的结论备案。一般不拿自个儿当回事的人是不会写自传的。既然是在胜者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回顾一生，这自传就很难不写成炫耀录。

这几年我发现有两路自传——自曝家丑、自我美化——居然殊途同归，就是炫耀录。王蒙的自传是备忘录加炫耀录，周涛的自传是自白录加炫耀录。都不是自审录，而是自鸣得意录；不是忏悔录，而是人生比较录。充满各种比较，比较的结果就是自鸣得意。王蒙自传第一部很值得看，到了第三部，就明摆或隐含着各种比较了：官比我大的文学成就没我高，文学成就比我高的官没我大，官比我大、文学成就也比我高的，家庭没我幸福。总之，最后胜出的就是我，只有我。周涛的自传比王蒙的高一筹，高在坦荡，但周有二杆子气，无论文学还是社会地位，总要与别人比高下，对老子天下第几特在意，最后一定要得出一个自己即便不是最强、至少也能进入N强的结论——至少在口头上。

且看周涛是如何比较的。

老子是文坛第几？

周涛写诗是把叶文福当标尺，写散文是把张承志当标尺。“找一个北京的标尺，而且要密切接触，要知道他想什么，把握住他的深度，不能瞎写，要知道中国那个时期在这个行当里思考最深入的人在想什么，他们走到哪去了。”找到当时有高度的人做参照物来



提升自己，并突破新疆的文化封闭，这是一个积极的文学策略。

诗歌方面，周涛后来大约是感觉把叶文福拿下了。至于散文方面的张承志，周涛虽说“第二个准备超过的人是他”，但终未表示究竟超过了没有，只是写张承志褊狭、不坦荡，放着周涛大个儿的佳作不去赞美，偏挑个儿小的不怎么样的来肯定。但周涛的第一本散文集《稀世之鸟》获得较大反响，张承志是撰文评点过的。在叶文福之后，周涛标上了北岛。“1986年以后，大学生中盛传中国只有两个诗人，北岛、周涛。不知道怎么盛传的，怎么得知的。符不符合统计学的实际。”这个，确实不知道。但周涛把这一“盛传”说出来，显然是希望它“符合统计学的实际”。再后来，周涛立足的新边塞诗败给北岛立足的朦胧诗，他是不服又无奈。“怎么写都不对了……找不到自己了，明显地感觉到用郭小川、闻捷那里学来的东西打发不了这个世界。”1990年代，周涛索性以一篇《新诗十三问》发出强烈质疑：“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，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。”周涛肯定的是郭沫若的诗，看不上徐志摩的诗，可是，徐志摩与张爱玲、周作人等1949年后受压制的30年代作家偏偏在当下很受推崇，他觉得这是矫枉过正。矫枉过正是有可能的，但他断言这是一个文化阴谋，就上纲上线了。他简直觉得学术界拿这些人否定茅盾和郭沫若，就是在间接地否定他。他怀念80年代，因为80年代对他比较公正。周涛一旦得不到殊荣，就开始怨恨文坛不公。徐志摩行大运，就会导致谁倒大霉吗？文学的发展流变，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，阴谋主导不了的。珍珠粒儿够圆够大，就算暂时被埋没，总有一天还是会被发现的，如徐志摩、张爱玲们，既然您有足够的自信，着什么急呢？看看诗坛没自己什么事儿了，周涛的骄傲就该上场了：“我现在把诗看得一文不值。”如果诗坛继续敬着您，您还会把诗看得一文不值吗？老子华山论剑输了，华山就不存在了！——周涛的逻辑就这么简单。

诗坛受挫，“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，写小说和写散文。当时国内小说创作繁荣，名家众多，想出头，不容易。所以我就将注意



力转移到散文上”，周涛说。周涛的写作好像是很外在的一件事情，类似下棋，哪一步怎么走，都可以谋划的。周涛认为当时的散文都是死散文、僵尸，只有贾平凹、曹明华的虽然仍未完全摆脱僵尸痕迹，但还有点生命气息，因此，他要“解放散文”。“真正敢于彻底否定这一套，而且拿出自己新的散文姿态来的，我是第一人。只有余秋雨写出了他的学者散文造成那么大影响，毕竟是在我提出‘解放散文’之后，他不是在我之前。我是大量的、全方位的，长的十几万字，短的几百个字，我等于把散文领域横扫了，长长短短都能对付。”可是，前段时间汪国真去世，微信上“不羞于承认自己曾经喜欢过汪国真和余秋雨”已经是对一个人坦诚度的最好说明了，您还争什么争哪！您出来文坛上混，就是为了争个第一吗？那是不是告诉您“好吧，您是第一了”，您就可以揣着“第一”的名头回家去了，从此再不写作了呢？一个作家，还有比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更快慰的吗？老是操心第几的事干吗？操心名次是对于文学怀有功利心，那么，越操心，境界越低，心力越短，排名越往后去了，不如别操心了，文学自会给您公平的回馈。“横扫”一词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文革”期间的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“文革”遗风延续到了文学领域吗？可是，文学不是斗兽。气盛不是错，正气浩然之气自然令人慑服，若是浮躁虚荣之气，就冲得人不舒服。“我对当代中国散文的贡献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，虽然整个文坛并不承认，并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，但是实际上任何人否定不了。……诗也是这样……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中国文坛起码是在对待我的问题上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我觉得有些人为的东西在里面起作用，谁在搞整个名堂，我还弄不清楚。”周涛还找了人证来说明这不是自己的错觉。周涛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对当代文学的贡献遭到了故意的忽略呢？可能的缘由，就是他没有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。这固然是一件憾事，但好像也没那么玄机重重。文坛不会约好了故意无视谁，因为这种做法难度太大，基本不具备可行性，所以，不必产生这种迫害狂加自恋狂型的妄想。当了作协副主席又怎么样呢？区区一虚名而已，还是宠辱不惊、宁静致远为好；将洒脱进行到底，没准你



的价值就超过了一个作协副主席呢。

周涛的洒脱有点“阿Q”精神和孩子气。一面轻狂地蔑视文坛，一面又非常在意文坛评价。一面说：“我觉得时间淘汰不了我。我能做的只是快乐地书写表达，剩下的我管不了。还是那句话——‘我管那些？！’”一面又说：“写了40年，至今仍在写，始终没有什么影响力，和年轻一代的人比，自愧弗如啊。”既然自信“时间淘汰不了”，就保持淡定，何必去和年轻人比较并自愧弗如。既然相信历史是公正的，就安心等着好了，何必跑到历史的前头去妄下断语。“我管那些”表达了周涛对文坛的不屑，但进入文学史的野心又着实搅得他心神不宁，说明他还是“管那些”的。他知道文学淘汰率很高，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金子很少，因此，“跻身现当代散文名家行列”等，还是会让他眼前一亮心头熨慰的。其实，这个文坛“评价”本身就是虚的，“大师”这个词已经用滥了，给您一百顶“大师”的帽子又怎样！若把文学视作绿林，那江湖座次实在排得很混乱很随意。若把文学视作庙堂，文学史座次仿佛就成了《史记》的本纪、世家、列传等，要紧得很哪！实际上，根本不存在什么落子无悔的神圣，“鲁郭茅巴老曹”不也在生前或死后被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钟书等冲击了吗？文学史地位和文学地位是两回事，文学地位谁说了算？读者，尤其是后世读者说了算。所以，只要自信是金子，不用焦虑，等着后世读者说“原来你在这里”吧。如果自信不是金子，活着时拼命把座次弄到前面也没用。如果只图在世的文学繁荣，那你只要明白“都是浮云”就够了，把虚荣心打掉吧，反正你活得也不错，不靠这繁荣来混饭吃，“快乐地书写表达”才是真。

周涛很狂，他自传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《狂》。他说，我这个人，不拜名人，不拜门子，不登码头。他没有拜过离他不算遥远的艾青、王蒙、李瑛等，甚至曾经被请也不去，这是他颇感骄傲的。如此很好，清高淡泊，只是，又何来为自己受文坛冷落而不平呢？难不成你眼里可以没有别人，别人眼里就不能没有你吗？周涛到上海领文学奖，获奖者全是名人，他便刻意从不主动进谁的房间。



“你来行，我不去，因为他们都比我强。”承认你比我强，所以我才不去拜你，多么孩子气的可爱的坦诚！自负者的自负往往是无条件的，就算别人确实比自己强，他也可以坚决自负下去。如果是一种正常的切磋交流的心态，有什么必要在意是我主动还是别人主动呢？这种刻意的不主动，倒坐实了他的自卑。真高傲无须刻意，刻意就不是真高傲了，而是摆谱。“我的文字里经常张牙舞爪比较狂？人家说狂气、霸气，甚至有些匪气。”为什么？“和我从小在军队里长大有关系。”腰杆硬、出身好、条件好的周涛，自小就有优越感，即便到了文坛，也是要高人一等的，要等着别人来拜而不是去拜别人的。

敢比，敢为人先，不服输，对于作家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文学毕竟不是战场，诗文比拼毕竟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之战，别把胜负弄得那么分明，只要打动过读者的文字，都有存在的意义。作家心态不稳不正，心浮气躁，文字难免受影响，所以，立言必先修心。

老子是新疆第几？

征服不了中国文坛，那就征服新疆吧。周涛说，他是“六篇长文定天山”。“我九岁就来新疆了，终老天山是什么意思？你成了新疆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；你固然奋斗一生，做不到成为整个中国的文化符号，但是作为新疆这个地方的文化符号没准儿能行。”

“他是1949年以来新疆军区第一人，我要做的，起码是百年以来新疆第一人。”“新疆的省级干部前前后后也有上百个人，但这个地方100年没有出现我这样的作家。”

1978年，周涛的《天山南北》在《诗刊》发表后，曹禺和徐迟到新疆，在大会上表扬了他，使他在新疆一夜成名，也促成了他参军的好机缘。——所以，不要在文坛一不得志就把文学视为粪土了，您还是靠文学起家的呢。周涛以后有数次机会离开新疆到内